

集部

佩韋齋集卷十八

宋 俞德鄰 撰

輯聞

韓退之聽頴師琴詩模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頴者然于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頴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頴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尊俎之旁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

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猶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之止也居止城邑生止高蔭步止蓽門味止園葵懽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

止之則榮衛不理是豈涵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為善雖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涘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痾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邪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羅裙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曷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移天理不應受他

人之贈令受明珠而繫襦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槖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

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纓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戾雖老成之見與少年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于外其室家憫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

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懐人曰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人曰我懐馬曰我馬僕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説者承小序之誤故遷就而為之辭耳

采葛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舒還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間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跂跂

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雊也尚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壊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之憂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盖王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于君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於此詩可以見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説惟岷隱戴氏謂山有扶蘇指狡童為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為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維子之故至不能食不能餐子獨不察我乎詳味此説則子正指昭公而狡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既長矣帥師救鄭再卻齊侯之昏不可以為童子況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弱無忠良為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譎諫安有斥其君為狡童

而聖人録之者褰裳之詩亦然子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則褰裳而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君為狂童也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大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彊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視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變六言七

非武公之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彊大中實欲然真情發見不可揜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彊非得天子命服不可久安故七命六命皆可恃以為安且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証考之則周之失亦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諸侯專封而王不之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

之及曲沃叛王始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又明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少振矣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為諸侯五失也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陵夷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于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于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遇之則

其心變焉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為忠厚也噫予于是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為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為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簧執翿為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為

也賢者而樂于執贄執翿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衛之君與其夫人並為淫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于衛臣不得不從焉而心蓋以寓衛為恥也故曰胡為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為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于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

當于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夭夭之盛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于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弗聽納非有愛于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國人

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鄢顧豈在于子封出車之時邪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間道奔亡而君猶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莊公絶矣國之留賢者于大路之中執其袪執其手與少需之毋我

醜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矣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為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能為七

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韻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斛揚以箕他皆類此後世遂為詩體云

淇澳云綠竹猗猗注菉蓐也又爾雅云竹萹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韓詩作薵音篤亦云萹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

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晉灼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顔師古曰頹林竹者即上所説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收則淇澳從來産竹明矣所謂菉蓐萹蓄之類將别有所據

甲戌夏予遊江右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其氏名因録于左過常山云茶蘼香夢怯春寒畫永簾

垂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閨怨云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繭留織征衫寄遠人謾題云南國傷讒緣薏苡西園議價指蒲桃惟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冢歸柘岡西畔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此詩尤婉而成章者也

予于北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兵習池酩酊不曾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寧馨

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兵事起賣降恐後乃指儒臣以為誤國此可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乗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滎州日西川茶馬司欲奪滎之鹽井而榷之公甫申省爭辯一聮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為其象

人而用也盖榮素無榷鹽之禁茍并隷茶馬司則榷鹽將昉于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他作間有牽彊偶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宜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余代為賀劄有云翠節底公紅牙易鎮對揚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又曰大都之尹犀州之節式遄唐帥之行會稽所喜京兆所思渾尹坡公之句

黄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祺孫辟為廣西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黄守吳朱守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虚月朱後為四川宣撫黄俾余作劄賀之欲述其違遠戀慕之意余偶得一聨云所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已今去五千里何由張籍之致身
黄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寧府適歲歉米斗至錢貫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既而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參棗湯代之樂語云如此風月

夜顧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間醒能述以文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云試問夜如何坐看踈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千里共嬋娟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幕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于朝旨帶行秘書省正字仍舊職其謝啓云夢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陪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而切中事情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多致宰

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宰相須用讀書人為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固難免于衆譏然臯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臯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獻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衮繡山林今有半閒之姬旦葢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兩國賜

號壽賢而新築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閒故也其結聯
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
之問賈甚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
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閒者哉東西廳見
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
詩中作書詆佛譏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譏者沔水規

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為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似不愧少陵至曰潁川狂士邢尚書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鐫之一字雖為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鐫乎父慈子箴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間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年形

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真吉不可具道嘗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深與梅

聖俞書云

秦檜為相怙權恃援沮復仇之議誅殺勲舊誣陷忠良死之日諂諛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孫迄宋之亡仕者不絕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閲四朝聞見録遂以為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平翕翕

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在粘罕營首入
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黄時偁徐揆段光遠始繼之一口
粘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俾于宗正
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則無遺類矣檜在傍
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亦自不少有服
屬近而情好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
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
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室之獲免者衆此二事亦有

取焉

天聖中劉公綽為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米羸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徇情不肯盡收入歷太后曰卿識王曽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剩錢一

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剥取媚朝廷俟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建炎間大臣薦瀘州草澤彭知一有康濟之畧隱居鳳翔者今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毁棄

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㫖轉一官依舊職

時董鴻儀父以司户叅軍為幕寮作奴戒譏之其辭曰

董子官于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劵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閔閔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笑于傍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之絶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鉼罄罍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劵貸于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為余喜而歌曰昔啬兮今豐昔窘步兮今

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為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于牆隙者曰露零零兮霑衣鶴翩翩兮夕飢鶴飢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戇也余曰戇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之任是狡也戇不得以受子之傭矣戇不足計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真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澁也如初

佩韋齋集卷十八

佩韋齋集卷十九

宋 俞德鄰 撰

輯聞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遺其親于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雖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趙苞之破賊為非以周虓之降秦為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案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為賊所虜賊出

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食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恵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于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即所以

為孝也苞之與虓均為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矣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韙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為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于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于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而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為虓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為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為人子者不忍于其親必不舍吾親而

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為人臣矣為人臣而避其難可乎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我一桮羹之語然乎否乎曰是父不可同年而語矣苞之與虓皆為人臣義不當顧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弗忍為況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殺人之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于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重母比

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于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

像既入漢當時渾邪休屠數萬之衆皆徙入塞内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間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為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于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為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説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為相廳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于通衢李文靖公為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之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興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于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曹參之于漢亦然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不衰昔褚淵為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往年予游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節越謂不在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隳名損節為萬世笑人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顏魯公死李希烈之難

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二爾心也

使皆如彦回輩則國家亦何所頼于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歳中大事為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恩陵幸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寮奔走泥淖有墜馬折臂者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浮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傒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為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曽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此意尤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賈誼謂嬰以廉恥故

人興節行者是也

寧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鑒名京師日閱十人則卷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尚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為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為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為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徃昔矣天網令

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邵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為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寧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霣涕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

也以列卿名對上從容問曰聞師相幼嘗受教于卿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為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紩補穆陵見之蹙然曰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曰陛下内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樵採之禁仍置守

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闕印歷明書

之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

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各置守

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商中宗太戊

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武帝後周太

祖文帝隋高祖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三戶歲一祭以

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

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有八帝皆嘗禁樵採

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赴闕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得以珠翠為飾時行在悉以琉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琅

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琉璃假謂賈琉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琉璃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贍乃欲弊精勞神于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廣苦心于文詞閒一日坐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睡見一人止吾身中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不樂復數

日遇疾踰年而死宋淳熈間成都倅秦奎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夷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為深害至若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頴達曰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曾子為孔子頴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

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算歷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為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強記又嘗註論語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為孔子書之再上

又非顔達倉卒間答比何為多誤如此紹興間中書舍人張嵲代秦㑹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劉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恊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為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為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顔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于張嵲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

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謹重殆可法也

淳祐間行括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棄淮棄蜀棄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量得畝田多一尺尺頭能有幾多長時宰聞之亟寢其事焉

宋景文公常言為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宋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闥誚之札闥者世俗厭夢之

語謂書門也譏其好奇耳唐徐彦伯為文率易新語如以鳳閣為鷃閣龍門為虬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芻狗為卉犬竹馬為篠驂月兎為陰魄風牛為飈犢後進爭效之謂之澁體則其札闥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名高漸離擊筑索隠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

呼妻之父為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峯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為封壇使說壻鄭鎰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酺明皇訝而問之鎰無以對伶人黄翻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為泰山或本諸此然于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娶妻為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人星之義歟

世謂大笑為絶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絶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之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則絶倒因歎息也北齊崔瞻使陳過彭城讀道旁碑絶倒從者以為中惡史謂是碑瞻父為徐州時所立故哀慼焉則又因哀慼而絶倒矣要之絶倒者形體敧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絶倒歎而絶倒哀而絶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萬一孫皓悔過徙都武昌增

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為敵國元凱所慮正守江之良策而晧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為險武昌無重臣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歟

關節下所以通欵曲于上唐叚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于帝則關節亦可三門說打

揲趙康靖公聞見録云須當打揲先徃安排又東坡與潘彦明書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令俗以揲為疊非也墨屎上武悲反下丑知反黠詐貌見博雅及列子力命篇鶻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欲相吕正惠公左右或曰吕端為人糊塗吕原明家塾記云讀為鶻突食醫心鏡有鶻突羹正作鶻突字罷休吳人言罷以休繼之方言也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屏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傍徨不

能監寐併當俗謂收拾世説長豫常為曹夫人併當箱篋猞猻不情貌周顛荅賓從絶句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回鷁為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舜猞猻裝潢俗云羅列張大貌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秘書省有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趿不振貌酉陽雜俎載錢知微賣卜為韻語曰足下踏趿不肯下錢恅慅迫促苟簡貌陸士衡文賦恅慅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嘷嘐寂靜也音與恅慅同而義異唐突棖觸

貌馬融長笛賦曰瀉瀑噴沫犇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而曹子建牛鬬詩行至土山頭欻起相搪突則唐又作搪旁午儀禮曰度尺而午註云一從一横曰旁午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見東漢黄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施行樓羅蘇鶚演義曰幹了之稱北齊文宣時王昕曰樓羅云云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曰蹲夷之義婁羅之辨又説苑載朱貞白

詩太僂儸人矣則又加人焉甲末伶人自稱欒巴傳雖
幹吏甲末皆課令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
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欽順釋文云留力救切
謂宿留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緱氏城拜公孫卿為中
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詼諧貌屈原
卜居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絜楹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興閒集薛防作霍小
玉傳云大歷中寄附鋪侯景家掎摭徧拾人善惡貌文

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唐書來俊臣掎摭諸武韓退之石鼓歌掎摭星宿遺羲娥跋扈毛詩無然畔援鄭註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軍西京賦睢盱拔扈拔即跋也媒櫱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櫱其短孟康註媒猶酒教櫱謂釀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蝎以疑之蓋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蠹之語綘闕晉摯虞較古

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而不通黝黖上音紙下音主衛𡊮說字勢曰或黝黖點黰狀似連珠勞曹怮怚貌成公綏嘯賦匌磕勞曹懊憹晉禮儀志有懊憹歌鏖糟見漢書鏖

臯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領董役内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良閻謀立太

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為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繼恩等尋被誅竄然昌裔之孫逢聞其祖之語猶與方伎李士寧醫官劉育蠱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太祖六世孫也剽竊此說適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歃血而盟以偉非常傅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懼歸命後為人以檄文訐之亦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月駐蹕于越上虞縣丞婁寅

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懋章聖取宗室之子育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寥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

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
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
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宗鑒
之大寤遂詔大宗正安定郡王令畤訪求宗室伯字號
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宫備選于是阜陵實在選中自後
光寧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説始驗然一語不謹既
誤繼恩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子崧諸人貽禍

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妄生僥倖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焉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為作頌曰人間萬事屈屈脜脜胸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鐵鏡非鐵山中晦明昏曉咦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萬四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録之曰惟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耳

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閶闔門上梁祝文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習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真可共語者也

佩韋齋集卷十九

佩韋齋集卷二十

宋　俞德鄰　撰

輯聞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盖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

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寗母九年盟于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弑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遂人不至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于鄄再會于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鄄之始會請師于

周僅取成于宋而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則霸業成矣左氏于是會也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于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為人也非為己也孔子于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于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于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反求諸己焉及子張書諸紳

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韶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予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牆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

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晝居于内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于牀笫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于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況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

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慍不形于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不寤槩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陳文子與之同朝力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于此時決去就之分至于齊侯遇弑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及矣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

亦焉得為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矣擇不處仁焉得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咒誓義可疑焉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韓文公筆解亦

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孔氏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擨益失之矣孔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臯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録之以俟後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之夢

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案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脩謂束帶脩飾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為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吴子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箾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為至齊而

始聞之始學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辭使為工正盖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齊其為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于齊是聞韶則陳氏之得志于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盖憂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是時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

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是陳之彊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雍為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體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寬洪不佞則簡重意必本乎此非茍為是言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聲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寧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與不忘嚮君也而伊川答王信伯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

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血氣或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

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藴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説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伯莫甚于首止之盟與温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為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變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别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温則率之以朝京師亦可也文公顧乃不朝王而名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于是

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己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譎也

子擊磬于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責其果于忘世而不為桀孔子歷聘諸國獨于衛而擊磬何也衛自蒯聵輒之亂父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聲磬

磬以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言其闇于事也硜硜乎硜硜石聲也謂子擊磬雖硜硜乎有聲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之不知也于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别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為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于始為易救之于末為難

衛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為三章後閱無垢張氏心傳録于恕云見善而不能及怠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

湯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于惡也于善而不進于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而至于千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是說亦有取焉愚

嘗觀景公與晏子論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斯言也豈非見善如不及之謂乎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詳蓋費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虎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畔乃畔季氏非畔魯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況

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郈墮郕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輕于從不狃者哉厥後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吳為邾故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令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至哀八年吳將伐魯隔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

眷眷于魯如此則不狃非特不畔魯且忠于魯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之心耳然孔子雖始欲往而終亦不往者豈不以不狃以輕怒使陽虎逐仲懐其所守不固邪門弟子書公山弗擾召則曰以費畔佛肸召則曰以中牟畔中牟亦晉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答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答宰我短喪之問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女字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聖人深嫉宰我之意禮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以此發宰予不忍之端而予忍之所以絶之之深嫉之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謂患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闇之稱世謂鄙陋鄙俗鄙猥鄙吝鄙俚皆其人之不足道也哉故于未得之先反以得為

患懼不能勝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貴利禄而患失之心生焉苟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見危致命獨不言思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則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者皆足以動其心而拂亂其所為矣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以有為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萬里矢盡道窮陵

可以死矣雖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何容復有為哉不必思而猶有思此李陵所以生降隤其家聲而南八男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霽雲而警悟之也然子張于士則曰見危致命孔子于成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人而致則以人力為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異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析為二章頗費辭說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别之不然則五世之說似皆為夫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非孔子自作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于桓文其文則史也孔子謂丘竊取三書之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絶

筆之後至孟子遊梁之時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為一世以成數計之葢五世矣君子澌潤之澤小人汙染之澤至此五世皆斬然矣李彪乞脩史表云東觀中圯册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即此意也戰國之世善惡不明亂臣賊子復接跡于天下孟子憂之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徒猶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過退取春秋之㫖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而已故

曰予私淑諸人也私淑正與竊取之義同如此則一章之指貽然義見

晁氏客話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隘也然不念舊惡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柳下惠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此為為人君者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此爲爲人父者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銛利禮記載子思答舊君反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于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姫之訖録

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仲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讖緯則聖賢不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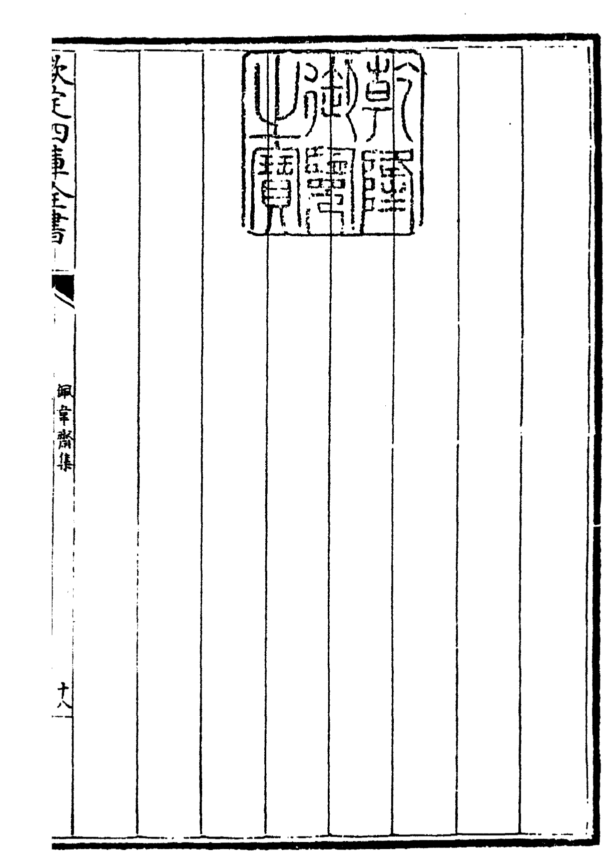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案史記索隱叔梁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昏于顏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謂匏瓠也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維其義一日讀衛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也又莊子令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哆然故不可以 闕

先儒曰文章與時髙下政厖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噫是固然矣然政之厖土之裂莫春秋戰國為甚吾夫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彜倫敘人極立亂臣賊子懼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文之盛是豈以政厖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揚雄之輩顧時之治亂欿然

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說命于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果與時高下乎哉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得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真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

于學亦不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苶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于世是非光嶽氣分之病也人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合矣大闕 式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于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其與于斯文之興廢也耶抑無與于斯文之興廢也耶


乾隆御覽之寶

佩韋齋集卷二十